

老行尊「小新阿媽」訴配音世界樂與苦

譚淑英忙碌繁盛時代 唏噓冰雪現狀

自有聲電影出現以來，配音員這項工作便在這工業流程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位置。早期的電影無法現場收音，靠的都是後期添加上對白的音軌，在香港電影史上，配音更是為不諳粵語的演員提供了成為影視業一分子的先決條件。然而，遑論代表香港電影榮譽的金像獎並不為其鋪出一塊讚譽磚，配音演員們如今的生態環境，就連日常生計亦難以滿足。譚淑英投身這個行業已長達四十多年，作品橫跨不同年紀、性別，《蠟筆小新》中的小新阿媽野原美冴、《還珠格格》中的太后等等角色都叫人牢記，譚淑英卻在快將退休的年紀說出一聲：「這份工作讓我沒有安全感。」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譚淑英多年前便開始着手「轉行」，以教授配音技巧為主業，但她對市面上眾多訓練課程感到擔憂：「很多地方都會以提供工作機會作為招攬學生的噱頭，但我不會這樣，因為會誤導想入行的年輕人。」她以糾正港人說話的「懶音」為重點，建立了一套教學方式。

近日，香港圖書館開啟工作坊，邀請譚淑英作為導師，講解如何以廣播劇形式演繹故事，她說：「我希望用配音的技巧去教家長，讓他們盡量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參與親子活動。怎麼樣用聲音去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？故事書中有很多人物，如果只用一把聲音，就很沒有趣味，用聲音去扮演故事中的角色，甚至用小道具去將故事中的場景模擬出來。當然這很需要家長的誠意，要用相當的耐心。」她認為家長對於小朋友的陪伴與她的配音世界有一個共通點，便是「先付出，後成就」，「其實小朋友需要大人去講故事的時光是很短暫的，沒有付出，便沒有好的成果。」

配音並非刻板朗讀演繹

《蠟筆小新》這套卡通風靡的時候，譚淑英已是經驗豐富的配音演員了，主角小新的媽媽美冴這個角色，亦是她最廣為人知的「聲音」之一，「有的時候配音會讓人感動，但為《蠟筆小新》配音的時候，所有人都會抱着肚子哈哈大笑。」有別於坊間對他們的想像，配音演員並不是單純地對着稿子去念，



譚淑英現時以教授配音技巧為主業。

「其實《蠟筆小新》是拍給成人看的卡通，所以很多時候對白是需要一邊配一邊改的。」一直到現在，譚淑英仍然持續在為這個角色詮釋更新作品，「但觀眾可能想像不到，我和

『小新』其實從來沒有見過面。」在配音的世界裏，時間就是成本，他們必須在有限的環境和條件中，實現作品的完整度。

《機靈小和尚》中一休的母親也是讓譚淑英動容的角色，「雖然我當時只是新人，但真的會配到『眼濕濕』。」在她心裏，一個角色有能夠讓自己動容的地方，是會讓配音演員傾注更多的情感，實現角色真正的聲音價值的。然而，並非所有的作品都能夠有時間讓她們有所感受，「有時人手少，時間不夠，一部劇中我甚至需要跨越十二歲、十六歲、十八歲的少年，再兼配老人的角色，聲音無法變化太大，只好在性格上去分別他們的特點。」譚淑英解釋道，對配音演員來說，「兼角」是稀鬆平常的事情，即使在一部劇中「擔正」，亦不會少了兼角的職責。

懵懂入行恍知天資在此

四十餘年前，中學都尚未畢業的譚淑英偶爾見到亞視（當時名為「麗的電視」）的一則招募廣告，為電視台尋覓演藝與配音人才，她便動了心思，想去試一試。很快，她約了兩個交好的女同學一同前去報名，但這一去，便將三人日後的命運改了一下。「現在仍然和這兩個同學有聯繫，其中一個後來做了女警，」譚淑英開玩笑道，「如果我也去做女警，現在也和她一

樣在咬長糧（領退休金）。」

命運當然沒有如果，譚淑英至今對於自己是不是有配音天賦這件事，說不上特別肯定，「但我會在現在教別人的時候，試着去對比一下，看看自己是什麼樣程度的學生。」這麼代入一下，她還是頗有自信：「我想當初的我還算優秀那種級別的。」事實上，當初電視台招募培訓，逾千人中間，僅選出來了包括譚淑英在內的十幾人參與當年的培訓，足以見得她聲音的先天資本，是吃這碗飯的材料。

譚淑英是泡在電視劇裏長大的，那個年代的孩子娛樂匱乏，看電視便算得上是課後頂好的消遣了。儘管同在一個屋簷下看電視，譚淑英卻和別人不一樣，「那個時候的電視劇對白都是配音的，而配音演員的名字並不出現在演職員表裏，」和家人一同觀看，她卻對聲音留下了很深的記印，「我那時候便可以分辨不同配音演員的聲音，知道哪些角色是同一個人配音的。」當時不足為意的小細節，日後的譚淑英回憶起來，卻感受到了天資的奧妙。

從熱愛到漸失安全感

譚淑英在香港影視業最繁盛的時代入行，最忙的時候，配音演員們完成電視台的工作後，再四散去各個製作公司為電影配音，連軸到半夜三點，隔天早上九點又

再回去電視台。有時候，譚淑英聽到起床的鬧鐘響起，整個身體都會抗拒，「那時候的工作量是需要想辦法去推掉的，否則根本吃不消。」

但是很快，這樣的時光隨着亞視將配音工作外判後，逐漸有了變化。入行時間早，對配音工作很快游刃有餘的譚淑英便成為了「領班」，所謂領班，並非只是因為經驗豐富而得到的一個頭銜，大到對劇本中對白的推敲，小到配音演員分配哪些角色，都歸領班管。「那時候我們是叫作『守尾門』，是要對所有事情負責，名字錯了、年份錯了，甚至劇本將劇情表達得不好，我們都有責任要去『執』。」

「當時的收入是沒有保障的，我亦勸人如果沒有『儲備』，便不要加入這個行業，因為幾個月才收到酬勞是很正常的事情。」這份原先自己非常熱愛的工作，由於經濟上缺乏穩定性，使譚淑英越發沒有安全感起來。而儘管彼時收入不算穩定，但工作量仍然龐大。隨着影視業逐漸走向夕陽，配音演員很難僅僅靠這一份本職去維持生計，譚淑英用「時移世易」四字去形容影視業的冰天雪地，憶起當年的「甜蜜負擔」，她不免對現況感到唏噓，說：「影視這一行的無名英雄太多了，有時配音演員甚至在工作人員名單的字幕上連個名字都沒有。」

退休教師陳勞生 組建「農民詩社」喚醒鄉村詩情

溝谷縱橫、氣候溫潤的四川省西充縣又迎來了豐收季。而退休教師陳勞生收穫的是一本有35名作者、以故鄉命名的詩集——第七期《槐樹詩詞》。「不同於種莊稼，我的產出是無形的，不能吹糠見米。但只要『學生』們能寫出詩，還能出本書，我就覺得值了。」陳勞生說。

82歲的陳勞生是西充縣槐樹詩社的社長。在這群以農民為主體的詩歌愛好者裏，他是當之無愧的「靈魂人物」：他是發起者、是老師、是主編，也是籌款人。根據中國2018年公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，中國致力於用5年時間讓農村變得更加富裕、宜居和文明。傳承發展鄉村優秀傳統文化、滿足農民精神文化需求，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。

主編詩歌刊物 親力親為

4年前，陳勞生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——西充縣槐樹鎮。他曾經在這裏教了25年書，後來到湖北十堰工作多年。返鄉

後，因為他愛好詩詞，也主編過詩詞刊物，有人提議他接手槐樹鎮一個名為《夕陽》的詩歌刊物，他欣然應允。那時《夕陽》還只是槐樹鎮一個退休教師協會的內部刊物，每期只有薄薄一兩張A4紙。「不管是《夕陽》還是後來的《紅楓》，名字聽起來都有點哀傷。另外，退休教師的人數有限，經費也很困難。」陳勞生回憶說。

幾經努力，陳勞生爭取到槐樹鎮政府一萬元的資金支持。2017年，他以立夏吟詩會的形式發起成立了以農民為主體的槐樹詩社，並把原來的那份詩歌刊物更名為《槐樹詩詞》。「田溝山野庭葩，醉度度春風，歲歲清嘉。大嫂飛鵝，阿哥引水，娃娃機駕拖拉。攆鴨鵝奔浪，嘎嘎叫，蹣跚浪花。」在詩社成立當天，他用這段詩表達內心的喜悅。

陳勞生每個月舉辦一兩次詩歌講座，講如何賞析和創作詩詞。他組織詩社成員一起參

觀公園、觀察插秧，還「布置作業」讓他們了解一些當地地名的由來，從鄉村生活中尋找詩歌創作的靈感。

如今，30多人的詩社一半以上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，此外也有退休幹部、教師和商人。他們絕大多數已經當上了爺爺奶奶，不少人小學都沒讀完，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對詩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。67歲的農民蒲德偉



詩社成員在陳勞生（右一）家的後院一起討論詩歌。



鄉村詩歌刊物《槐樹詩詞》由陳勞生主編。

為了能輔導上小學的孫子，決定加入詩社。「輔導不來的時候，我體會到沒有文化的痛苦。」他說。詩歌重新點燃了他對知識的渴求。他在一首詩裏寫道：「老師站在講台上，教室充盈智慧光。甘露今滋書海裏，老翁喜變少年郎。」

如今，陳勞生主編的《槐樹詩詞》已在當地小有名氣。投稿的作者裏有11歲的小學

生，有86歲臥病在床的老人，也有外出打工的農民工。他每期通常能收到500首以上的投稿作品，結集出版的已超過2,000首。直到現在，陳勞生仍然親力親為，每出一期都要把初稿帶到40公里外的西充縣城打印和校對，而不領取任何報酬。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做一件好事，就要做到底。」他說。

文、圖：新華社